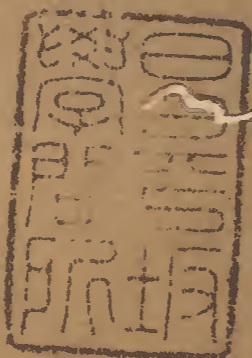


前漢書

陳仁錫評 九十九



漢書門類			
二	一	三	七
一	八	八	七
四	一	八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	三	七
九	四	八	七
函	一	六	八
架	冊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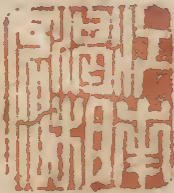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7
冊數	48	47
函號	279	53



前
漢



肆
第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漢書文庫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

上太皇太后

師古曰鞞謂璽之組音弗

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

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

師古曰王詵為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

咸之

女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歿安頗荒忽

師古

曰荒音

廼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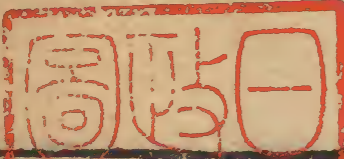
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

取為國君

封宇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

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

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



其此一
副
面皮何事
不為

師古曰右讀
曰佑佑助也
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
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
永為新室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
曰其以平原安德潔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為
定安公國師古曰五縣也潔音
它合反鬲音與隔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
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
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
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
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

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
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
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
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
上公太保後丞承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師古
曰承
陽音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
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
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師古曰
拂讀曰
彌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
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

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師古曰。視讀曰示。餘皆拜為郎。是

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

以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

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罰欲使青雨澤以時也。晉灼曰。衆物生于東方。故戒太師也。青

煒登平。考景以晷。服虔曰。煒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言青陽之氣始升而

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故考景以晷屬焉。熒惑司慙。南嶽

太傅。典致時與。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慙。智也。厥罰常燠。燠暑也。晉灼曰。南方盛陽

之位。太傅師尊之稱。故戒赤煒。頌平。考聲以律。晉灼

之也。師古曰。與音於。六反。赤煒。頌平。考聲以律。曰頌。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故

為地。統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律。屬焉。師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

古曰。頌讀曰容。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白煒。象平。考量以

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曰又。白煒。象平。考量以銓。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灼曰。象形也。萬物

無不成形于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聽之不聰。是

常寒。晉灼曰。北伏也。陽氣伏於下。陰主殺。故戒國將。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應劭

卷九十九中 王莽傳

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攝提，直斗杓所指。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

考方法矩。張晏曰：月為刑司馬主武。又典天故使主威刑也。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師古曰：欽，敬也。若，順也。力來，勸也。

勉之也。來日德元。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園合規。音即代反。日為陽位，晉灼曰：左園也。五教在寬，則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師古曰：左，古肱字。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河出圖，洛出書，司空主水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主司地灼曰：中央為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

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眾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劉敞曰：中尉廢久，此安得。更名蓋是中壘校尉脫兩字。

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師古曰：贅，聚也。言財後物所聚也。音之銳反。

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劉攽曰徒改從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

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為虛美好惡不愆立于厥

中於戲勛哉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謫之木欲諫之

鼓師古曰非音誹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

氏齊縗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

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克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音壬男以睦女以隆為號

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以印韍令諸侯立大夫人

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

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

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

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中 王莽傳 五

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

堯帝舜帝夏禹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

至也升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

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

後也出自顓頊于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服

曰姚舜姓故封為黃帝後梁護為修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為伯益之後故

之封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

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

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為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為國子為伊休侯是其不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媯

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臯陶後伊

玄為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

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

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

也周以舜後并祀宋為三恪也夏後遼西奴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

服虔曰奴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

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

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

祖曰祧音吐堯反神祗報況師古曰況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

烏或黃氣熏烝昭耀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業

也自云承黃虞之後自黃帝至於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

說夢

矣。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

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

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

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宣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

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

以配地。孟康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祿。歲時以祀

師古曰祿祀也立此大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

祀常以歲時祀其先也立大祿祠先祖矣。其眾庶之家所尚。姚媯陳田王氏

者各令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

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為宗室。

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別族

理親焉。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封陳崇

為統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王陳胡公田豐為世睦侯。奉敬

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

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

涉箕閔楊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鄒等分治黃帝

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故曰橋時也虞帝於零陵九疑

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于城陽莒。服虔曰齊

愍王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莽之高祖各

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

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文祖

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嬪于

唐師古曰嬪古禪字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

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于漢高皇帝之靈

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祀祖宗

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

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

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

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寃又曰予前在大麓至

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紬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為攝

皇帝又為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廣求

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

以濟之師古曰幾讀曰奠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

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

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

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

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

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

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

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

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

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刻其上面

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
 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
 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爰
 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師古曰今
 往往有土中得王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
 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
 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
 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
 作小錢徑六分重一誅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
 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
 歲四月徐鄉侯劉惔兄、距、之、無、謀、矣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
 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快兄殷故漢膠東王
 快字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時改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

又傳會

想頭每異

漢儒之陋
 只是一箇
 附會相延
 至于王莽
 一生附會
 而遂遷漢
 鼎

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歿莽曰咎予之祖濟南愍王
 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
 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
 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
 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歿傷賜亡者葬錢人五
 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
 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
 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
 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師古曰罷壞聖制廢井田

唐虞三代之法不可行于秦漢之后者世變使然莽但知附會上古而欲行三代之治不知時變自取困窮愚矣

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也制於民臣顛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詩人倫師古曰詩亂也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夏書其誓之辭也奴戮戮之以為奴也女讀曰汝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臯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字與耘同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于臯刑

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為井

田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

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

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

諸四裔以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如皇始祖

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

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

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

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

莽本無知能特以元后居中爲根本之固而又竊借漢財帛封爵祿位以結天下心至一居位而紛紜變改遂亂天下

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鷄化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師古曰爾雅於正經依古義而爲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相承以受命也。中重也。

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

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一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于黃

支。孟康曰黃支。獻生犀。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

成命於巴宕。師古曰巴郡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

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

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

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

月。天重以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

戎獻之。師古曰能音台。皇帝復謙讓。未卽位。故三以鐵契。四以

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

其名義俱陋甚

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寔以顯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也。故是日天復決其所由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為真也。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纁方領。師古曰：纁者，會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纁為其方領也。盱音許于反。纁音胡。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

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衆，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委也。盱恠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母留。師古曰：趣讀曰促。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瞿，瞿然自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瞿音居，具反。蠢蠢在左右，之不得從意。師古曰：蠢蠢自勉之意。左

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為之三夜不御寢

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

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權喜

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

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

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

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

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

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

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

坤六馬鄭氏曰坤為牝馬六地數背負鸞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鸞

鳥雉屬即鷩鷩也今俗呼之山鷩非也驚音鸞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

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

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也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

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

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樂音

洛浪音郎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師古曰踰字與踰同貶句町

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

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

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

亂是此始矣

單于狂女子皆一處生色處

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冬，雷師古

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

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

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

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

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

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

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

詩大雅美仲山甫之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命

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師古曰：易下繫

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音他各反。女作五威中城將軍。

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音悅。命明威

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服虔曰：隘險之道，師

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女作

五威後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

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山名。女作五威

後關將軍，壺口捶扼，尉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

捶擊也。捶音之藥反。命堂威侯王奇曰：肴鼉之險，東當鄭衛。師

曰：肴肴山也。鼉音莫善反。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

批難掌威于左師古曰批謂糾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批音步結反命懷

羗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

阻隴謂隴阨也汧隴相連汧音苦堅反阨音丁禮反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

據守懷羗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

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也曰高皇帝

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收捕

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枉妄之人職在掌寇故

云治者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

雹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

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

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命縣官酤酒

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

市官收錢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

收其息也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視察之

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

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

欽上言師古曰但欽也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

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

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

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也劉氏當復

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

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

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類也言高

帝類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

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

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

快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楚思王子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

更聚眾謀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

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

萌芽故也。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賓。享食明堂。

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宐復入其廟。元帝

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夫婦一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宐之。臣請

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少

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

歸而言在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塞狂

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

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

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

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

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于漢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中 王莽傳

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

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

其誓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事在匈奴傳侵犯西域延及

邊垂為元元害臯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

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

讀曰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獬師古曰獬音

反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獬

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獬子孫

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

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

遣五威將軍苗詡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

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

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琴鎮遠將軍

李翁出西河師古曰琴音所林反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

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

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

人轉眾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

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師古曰傳

音張戀反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

出莽以錢幣訖不行師古曰說竟也復下書曰民以食為命

上易知下
易行信夫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中 王莽傳

以貨為資是以入政以食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裝煩費師古曰儻送也一曰質也音于就反輕重大小各

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

志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

禁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

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錢與符

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厨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音何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

重而行之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

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

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

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

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

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

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于泉陵

侯劉慶前輝光謝躡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

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

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

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

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

言
出脫亦多
為舜歆

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

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生之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

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

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

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謫欲震威以懼下因

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

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

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

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

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

以下歆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

之曰此一天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

子當戮歆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極隆于羽

山師古曰效舜之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為人侈

口。蹙。頤。師古曰侈大也蹙短也頤露。眼。赤。精。大。聲。而

嘶。師古曰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蹙。裝。衣。師

曰毛之強曲者曰蹙以裝楮衣中令其反膺高視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

張起也蹙音力之反字或作蹙音義同

至此重画出小像來令人從此想出一段詐偽附會光景可憎可醜將形貌狀

出幾行好
文字

前漢書

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

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即便非面蓋扇之類也

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為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

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

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

路四門○宋祁曰路字下有門字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

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

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

是時諸將在邊須大眾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

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

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遂並等填名都師古

曰遂音錄填音竹刃反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綠

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于外撓亂州

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

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

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

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執恐獨良民師古曰獨以威

力脅之也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如淳曰權臣妄以法

音呼葛反

王莽傳

頸以別之也得毒蠶並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蠶司監

顧錢乃去封音尺孕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

若此可謂稱不音尺孕反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

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

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太

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

反莽曰管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予之

所監也師古曰監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

弟褒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永為新室輔為太子置師

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少

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

保拂師古曰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

士李克為犇走師古曰犇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

將廉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

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為

講春秋潁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平陽唐

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

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

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

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

春秋中無此災異

懷奸挾詐之人其得志未有不即是者

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大小各相稱

形三日止瀕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緣河決魏郡泛清

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募害及決東

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

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

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

視諸蠻夷師古曰視音曰示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

為大司馬侍中大贅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

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橫音胡孟反是月橫搜

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

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存于建侯分九州正域以

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

有五服詩國十五師古曰周南召南鄘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鄭

曹幽是為十五師古曰商頌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頌

湯有功德故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

能覆有九州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

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

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

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

氏有五諸侯之負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

又附會

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師古曰兩兩而至於一成。如淳降殺音所例反。里爲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修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

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

博與嚴尤
諫亦好

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王之名。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也。音下其反。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慰安。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厚也。被加也。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匈奴未克，夫餘穢

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胃腹，或紕其兩脅。」師古曰：紕，音抽同。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音火交反。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

莽祖田常則可祖虞舜則不可

○井田巡狩
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

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巡狩五嶽群后四朝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

已五載矣陽九之院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

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

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癸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德在中宮宮又土也

進退掌主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卵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為吉祥正

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其以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

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師古曰調音徒鈞反

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

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至者過半莽

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

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

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

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

為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遂並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

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

疑塚疑號疑塚疑號一律

莽所賴以成奸者太后也故于后崩未免喪魄合而溝絕之其畏元帝也深矣

亦是一着
而處置失
宜

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
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
牽牛間師古曰纏踐歷也
在雒陽之都其謹繕修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
者輒以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
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為小昆彌而烏孫
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
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
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
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
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

者先畔殺都護但欽且欽可先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

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

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

狩之禮大官齋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糒乾
飯也張坐臥

謂帷帳茵席
也糒音備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齋食及
帷帳以行在路所經

過不須
供費也予以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師
古

曰耒耜曲木
也音力對反予以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耨以勸南

為師古曰耨鉏也耨耕去草也耨音奴
豆反耨音火高反偽讀曰訛訛化也予以西巡必

躬載銓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以北巡必躬載拂每

縣則粟以勸益臧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
者也今謂之連枷粟謂治粟畢北

巡狩之禮，卽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謹犯法，輒以軍法從事。劉德曰：趨謹，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糝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德，其勗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卽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

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遂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鞞，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爲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卽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師古曰：僕射，苛問。戊曹士收繫僕射。應劭曰：莽自以士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卽時歿。大司空

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

符傳耶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以馬箠擊亭長師古曰箠策也音止繁反亭

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治莽曰亭長

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頗不清莽

為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為置此官救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

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

草木海瀕尤甚師古曰邊海之地也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

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直城門長安城門名

也雨電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

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

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

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

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

輔為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

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尉大夫府居故延尉府

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

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尉大夫府居

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

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祿祿師古曰河東河內弘農河南

十縣屬尉大夫府居城北師古曰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

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

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

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師古曰竟音曰境諸侯

國閔田爲黜陟增減云師古曰閔音閑以擬有功封賜有罪黜陟也莽下

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

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粟五

百里納米皆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

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

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

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在賓服是爲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

爲名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

惟藩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

寧宗子惟城各以其方爲稱摠爲萬國焉其後歲復

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

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大尉其以益歲

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圍縣莽改曰益歲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

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

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

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

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

元日師古曰冠音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師古曰昏謂娶

不如是言
何以博將
軍

也。妻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為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饒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

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于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廼禁吏民敢挾邊民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廼收前言當誅。

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臯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為
詭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顓對者

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

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

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

羊十萬頭及稍所畧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劉攽曰稍所

畧非辭當云所鈔畧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

責單于背畔之臯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誦遂致命而

還之入塞咸病歿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

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

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

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

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是時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

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

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建捕證

左郡縣賦歛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

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

務自檻眾事師古曰檻與掌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

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

領之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

卷九十九中 王莽傳

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

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師古曰前後相乘

憤耗不滌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憤耗不明也滌莽常

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

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

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

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

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

迺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逃亡結邯鄲以北

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

憂位之臣
六約乘其
亂未有乘
其治者也
故莽之竊
也易其欲
久也難

歾司命趙闕為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

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

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

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

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

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

焉師古曰辟音開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

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翁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

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

騎司祿大衛修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

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
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纓布二匹

孟康曰纓八十纓也師古曰纓

音子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戒焉今阨會已度

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

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

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

云莽又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蓋以天下養焉周禮繕羞百有二十品令諸侯各食

其同國則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辟任附城食其邑師古

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壁任音壬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謂因官職而

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

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

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

多少而損膳焉○宋祁曰付字下當有計字東嶽太師立國將軍

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

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

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

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

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

晉灼曰左與前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大司徒保樂卿典卿

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部大
 司空保子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析隊後隊中
 部洎後十郡。○劉攽曰此受誤但當云大司馬保納言卿作仕卿大司徒保典樂卿秩宗卿
大司空保子虞卿共工卿不合分爲兩也○劉奉世曰其言七部亦當云七郡然其有二十五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灾害
字當有誤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
 內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師古曰言隨其多少諸侯
 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灾害幾上下同心。師古曰幾音曰
翼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
 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

給。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邑涇水不流。毀而北行。

師古曰邑讀曰壅

遣大司空王邑行視。還奏狀。羣臣上壽。以

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

師古曰填讀與鎮同

匈奴滅亡之祥也。

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

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

師古曰三

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

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

師古曰依漢光祿之四科○劉奉世曰四行蓋前已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今復令舉之非光祿四行

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爲大司馬。

如淳曰莽

之伯子男號也

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

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耕而不克徵還下獄歿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歛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雋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久縣雋旁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隸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毆衆遠居費以億計吏士離毒

氣歿者什七

師古曰離遭也

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

師古曰詭責也

自以為憂責

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

師古曰發人訾財十四

取其四也

空破梁州功終不遂

師古曰遂成也

宜罷兵屯田明設

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

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

與巧屠共剗剗之

師古曰剗剗也音口胡反

量度五臧以竹筵導

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師古曰筵竹挺音庭

是歲遣大使

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

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

佐帥何封戊巳校尉郭欽別將

師古曰別領兵在後

焉者詐

叙得關係
每于軍于
百姓西域
災異等處
着眼

前漢書

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封剝胡子。師古曰：剝音子。何封為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中 終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下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觀王莽始末一番苦心甚覺不必漢家天下在王氏之手已四十餘年歷三代五侯重之以元后在內諸奸外輔王莽稍有權術智略如陳桓韓魏趙者哀平且拱手以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遵，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師古曰：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其封林為建德侯，遵為封德侯，位皆特進。凡禮如三公。師古曰：朝見之禮。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一

與之不暇
又何必為
狐為鼠為
鬼為蛾為
盡花面伎
兩惟其知
小而膽怯
夢寐食息
無非漢鼎
者而又不
敢措手弄
盡醜態始
得到手負
而且乘如
沐猴而衣
冠不粹裂
不止豈能
一朝居哉
是知英主
在上雖臨

彭英盧甸
奴七國之
變而泰山
盤石者如
故庸主在
上以斗管
穿踰之王
莽潛移密
換而莫敢
誰何有天
下者可以
知所覺悟
矣

色之土

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二谷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一物

泰社后土

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二谷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一物

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

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

祿

師古曰調謂發取之音徒鈞反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

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

實

師古曰蓬讀與吝同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

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科條

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寢眾又一切調上公

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

左右

師古曰督察也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

隊

音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

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

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

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寃

殺

師古曰宰縣令毋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師古曰酤音姑陰厚貧

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

兵入海其眾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

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

莽之本色如此而詐善者累歲

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減不久莽說輒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畧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筮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

言路止矣

三桓之篡孔子明大

義于天下而其謀不

成王莽之篡班氏章

大惡于來世而遺戒

無窮若羿

篡田常之輩其醜豈

戒于莽哉而漏綱青史執簡之

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闕其租賦師古曰幾幾可以解釋安集

師古曰幾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

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

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

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開吏

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師古曰幾姦愈甚皇

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

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臧薄水文穎曰祉福祚也

冠存已欲襲代也

臣豈可緩哉

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臧薄水亦以除暑也

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

舜後能肅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

三曰德封昌圖

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

昌熾受天

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

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

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

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母將將而誅焉

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

也以公子牙將為弑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

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

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

厥爵改厥號賜謚為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故

同穀城郡

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國之地

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

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蹇憚責

問妨

師古曰蹇音帶又音徒益反

并以責與皆自殺事連及司命

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

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右杖威節

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廼以尊新室之威命

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

怪異此

師古曰言莽性好為鬼神怪異之事

以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

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代

莽恩之

師古曰懷其舊恩也

以為曲陽非令稱

師古曰令善也曲陽之名非善

也稱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

莽殺子而孫男孫女皆逼令自殺誰為為之

異下脫如字

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仙上天張樂崑崙度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論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師古曰下擊之辭體化合變予其饗哉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李奇

聖人以六經治天下而王莽安石附經術以亂天下

大率倣二世又學揚帝旁兵句奴與高祖而忘斬之征如此命名庸下極矣

曰鹿皮冠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浸多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暉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

以詐售詐

所以刺舟也音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

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

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師古曰羽本曰頭與身

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

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

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

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為

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始欲

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

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

長安橐街一胡人耳師古曰橐街蠻夷館所在也不如在匈奴有

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

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輿者時見為

單于之名出車城西橫廡未發尤素有智畧非莽攻伐四

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

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

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

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

威不用詔命兒恨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兒古貌字

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為善懷執異心非沮軍議

而固持其所見不可移易也

而固持其所見不可移易也

而固持其所見不可移易也

而固持其所見不可移易也

未忍致于理。其土大司馬武建伯印載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賞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詈之。青徐民多奔鄉里。流亾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海名也。昭如者瀕涯也。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

新

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晉灼曰諷言毋得纂盜而霸。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處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毋若言文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奔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謹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

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

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謫。謫責也。見音胡。電反。

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胡。電反。

日厭音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

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內

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

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

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

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百官各百非其數。士

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晉灼曰自五大司馬至此皆以

莽錄後無一事不可大笑者

五乘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上計之。或五或十或兩或三。應協於易。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所立將率以合此

意木弓曰弧。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也。考法

於前人也。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

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

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

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

即執取之。以克事也。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

乃壬午晡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

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伏念一句。弁撫手也。言驚懼也。

迷廼解矣。師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廼解矣蓋取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以為言也

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

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

臨國雒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

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

輿之行也師古曰謂坐茵褥之上見王路堂者張於

西廂及後閣更衣中。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

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師古曰言

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

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壬午烈風毀王路西

紛紛言瑞
條而告災
當時星史
猶不失職

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

僵擊東閣閣印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

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

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褒

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褒主大主也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

遷之後也。服虔曰太一皇帝欲令安追繼其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

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

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

錯手足。師古曰莽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

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蠶

夷猶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正營惶恐不

安之意也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正音征

臨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師古曰幾讀曰與子孫千億

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

廢臧在室匣中者師古曰匣置也出自樹立外堂上師古曰樹豎也

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

赤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其令即從官皆

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

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音示乃下書曰

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

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

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

惟玉食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圖波郎二水名

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波音波皮反予又卜金水

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

安城南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門堂之西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

載行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

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

崔發張邯師古曰將領築作之人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師古曰文禮文

也音辱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且令萬世

無耻極矣

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取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皇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

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枅也。櫨音盧。

即今所謂楷也。飾以金銀瑠文。師古曰：瑠，字與彫同。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功費數百鉅萬。

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

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捕之也。連及郡國豪桀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一切之法以來，常安六

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巨，大也。枹，所以擊鼓者也。音

立權二字乎其字
莽一生要從木

虜未滅誅蠻楚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

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涌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

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

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

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

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為官奴

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太傅平晏死以子虞唐尊為

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裘乘牝

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橐瓦器師古曰藉橐去蒲翦也瓦器以瓦為食器又

此術更陋
于莽

以歷遺公卿師古曰以瓦器盛食遺公卿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

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汙染其衣師古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莽聞

而說之下詔申赦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封

尊為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

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八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

也兵眾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為池師古曰墊陷也

音丁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師古曰解讀曰懈

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日莽

妻死謚曰孝睦皇后塋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

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

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情，國師公女。師古曰：情音一尋反。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師古曰：中師古曰：中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讀曰：仲。不知死命所在。師古曰：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服，自

真天理

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覓衣璽，師古曰：說悅音。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

位三萬六千歲。後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為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情起，情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與增秩生男，匡女，畢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及安疾甚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三

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毋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弃章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皆曰

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修公匡為公建公畢為睦修任捷

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

况謀况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

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真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

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楚王姓為劉氏萬

人成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謂號令也又

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亾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

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

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

無可為矣

莽傳大約
奔胎平準
封禪

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
 關東大饑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没入為官奴婢其男
 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
 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鑲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
相配匹不
 依其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
 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況識言荆楚當興李
 氏為輔欲厭之廼拜侍中掌牧大夫李琴為大將軍
 揚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
各以聖代識使將兵奮擊上谷儲
 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虔曰儲
夏人姓也莽以為中郎使出儀
 師古曰說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上文書
言降而身未出莽求其

莽本色

尸塋之為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
師古曰幾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
 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
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
 喪其親皆除之郎陽成修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
 百二十女致神仙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
 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
 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
 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
曰鑄
 鑿也音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
夢見譴責遣虎賁武士入
 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擲
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
以斧斫

忽驚怖忽
痴迷五色
無主七情
皆悖

之壞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令輕車

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徙北軍

廟寢中屯居也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

重高八丈一尺金瑤羽葆師古曰瑤讀曰瓜形載以祕

機四輪車服虔曰蓋高八丈其柱皆有屈膝可上下

日祕也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

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非仙物

也師古曰輜車載喪車音而是歲南郡秦豐眾且萬人平原女子

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亦聚數千

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

言路開

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

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

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

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

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

田使民棄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

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

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

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

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

亦未然

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艷反初四方皆以

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孰得歸鄉里

衆雖萬數直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直讀曰

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師古曰闕盡也闕音

空穴反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賊非

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是歲大司

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為賊所獲賊送

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罔因下書

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

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

輒得至成羣黨遮畧乘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宰士士得脫者

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

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

非大者羣盜小者偷宄不過二科師古曰宄謂穿牆為盜也今乃

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

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

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

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

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

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

治飢賊不可不知莽之賦剝下民以去鄉里為重豈欲亂乎

莽大偷群盜小偷

盜賊豈有不因飢寒而起者湯引古經謂之何哉從古亂亡大率類此

田況擊賊

約赤麋聞之不敢入界師古曰麋眉也以朱塗况自
 劾奏莽讓况師古曰讓責也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
 厥臯乏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况自詭必禽滅賊故
 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
 破莽以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
 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
 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
 畧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戰反曼與蔓同乃遣將
 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應
 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交

易多而難散不出此

懼斬死之刑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給暇也將率又
 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
 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
 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
 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
 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
 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亾以威視遠方
 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
 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
 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缺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六

不用況亦天也

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謂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邯淡里附城。師古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敢反。淡音大。敢反。豐盛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

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師古曰。伯者讀曰霸。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疑止宿也。以火自燎。為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炙令腴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丞科條。師古曰。丞。

也。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日東謂祖東門外師古曰祖道送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為泣軍莽曰惟陽九之阨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師古曰薦讀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太侯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兖州

填撫所掌

師古曰之往也

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

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頒費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辜擢謂

可晒

自古敗亡之時雖盜賊之伍必有知謀之

士獨莽無一人者何也莽專用附會以罔天下有同兒戲其與知無之士若水火矣雖有田况嚴尤何益二世時尚不至此

前漢書

三十

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罪辜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艾，讀曰又，又治也。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繼，繫也。韓，盧古韓。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師古曰：蜚，古飛字也。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

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為太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迺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食，讀曰飮。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饑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餅、肉、羹，持入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城以反也。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匡

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

城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

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

印鞞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

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

誰為生馳犇賊皆戰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莽傷之下書曰惟

公多擁選士精兵眾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師古曰

日謂發取也音徒鈞反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師古曰忽謂怠

忘也譟羣呼也為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哀

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

哀帝之言與莽同出一軌

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

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

萬屯雒陽填南宮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

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

安宿霸昌廐師古曰霸昌觀之廐也三輔黃圖曰在城外也

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

利也以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師古曰此易巽卦上九爻辭也自劾去莽擊殺揚

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

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

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

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特見

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謂

光武皇帝帥春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

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

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

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

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

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

梁丘賜皆斬之殺其眾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眾

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日號

謂號令也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

讀曰幟同無文書號謚邪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莽亦心怪以問羣臣

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

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羣盜犬羊

相聚不知為之耳莽大說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

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畧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

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

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

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

聞之愈怒欲外視自安迺染其鬚髮進所徵天下淑

莽附會六
經天下亦
附會三皇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三

以風爲壽

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
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
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
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
十人皆佩印鞞執弓鞞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
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
鞞授以弓矢于高禰之前鞞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
之祥也故莽依封皇后父謀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
軍謹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
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
卽靜字也其夕
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
風卽谷風辛丑巽之宮日也巽

莽妄言以
籠天下而
諸人復妄
言以弄莽

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
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
禮曰承天之
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
之祝詞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
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元元驩喜兆
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
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
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
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
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輿洎南焚虜若豆孟遷不用

此書師古曰輿匈奴單于名也洎及也若豆孟遷蠻
焚之名也言伯升已下孟遷已上不敢赦令之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七

也限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
 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
 壽良卒正王閔揚州牧李聖丞進所部州郡兵凡三
 十萬眾追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讀與納言將軍嚴
 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丞
 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眾追措前隊醜虜明告以生
 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復迷惑不
 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
 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賊靡
 碎此迺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

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剝絕之矣師古曰剝截遣七公

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

因逃亾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鄆

定陵師古曰三縣之名也鄆音一扇反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

馳傳之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

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決於邑除

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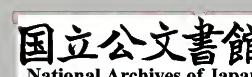
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

山東師古曰視讀曰示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

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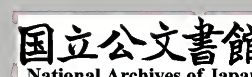
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也。遏，遮也。闕，不合也。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鄗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陣也。行音下。更反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

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眾崩壞。號譟。師古曰：譟音火。故反。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勝之策，泣以視羣臣。師古曰：視讀曰示。命明學舅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為伏戎之



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嗜酒師古曰嗜讀曰嗜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莽毋洛薄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別不受誅董公主中軍

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廼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習也大習兵也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薨暉責問皆



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
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共格殺之省中相驚
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譔行諸署
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放也
莽欲以厭凶使虎賁以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劉盛以
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
誑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尺白刃
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骨
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隱其誅伊休侯
豐又以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之但免侍

詐得無味

中中郎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僊人
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承露盤也郎吏見者私謂
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
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廼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
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亾所信不能復
達念郡國欲諱邑與計議師古曰諱音呼崔發曰邑素小心
今失大眾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
是莽遣發馳傳諭邑師古曰謂諭告之傳音張戀反我年老母適子
師古曰適讀曰嫡欲傳邑以天下救亾得謝見勿復道邑到
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

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亶飲酒嚼鰓魚師古曰亶音但下亦類此鰓海魚也。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音電也。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壞涓陵延陵園門眾罵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洿之變其舊號將軍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色也洿音一故反。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隴西之縣。以兄子隗囂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

談經何益

愚問至此

卒正王旬并其眾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名。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鄠亭備武關師古曰鄠音口堯反。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眾。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官且巷出車吉國人臨守。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睥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

前漢書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七

笑師古曰同人九五爻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

敗辭號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

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

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

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殮粥師古曰殮

古食字音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

餘人千安反馮憚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

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

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

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

內平準帑臧錢帛珠玉財物甚眾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

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臧也平莽愈愛之賜九

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

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

二萬餘人從闕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闕讀與聞同作姑邪道所由

也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

詣關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古師

曰六人敗走二人請關自殺四人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

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鄧曄開

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

何莫晉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何莫晉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何莫晉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何莫晉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妙妙深于 恐怖 莽之初能 捐四千萬 與人今僅 四千錢與 死敵之士 何其悖也

何莫晉 卷九十九下 王莽傳

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畧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處人皆來迎。而附也。大姓櫟陽申礪。下邳王大。皆率眾隨憲。屬縣。潯嚴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潯屬右扶風。潯讀與郃同。其人姓嚴名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蓋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姓屠門各少。眾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

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譔。將度渭橋。皆散走。譔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薨、暉等分將兵距擊北關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封。

可觀

故貪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巳酉城中少

而力戰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並和師古曰衆羣行

和音乎燒作室門斧敬法闕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闕

諄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音師古曰諄火及掖庭承明

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

婦女譏諄曰當奈何時莽紺袍服師古曰譏音啼紺

袍純也純為紺服也帶璽鞞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

拭於前師古曰拭所以占時日日時加某莽旋席隨

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

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

下椒除服虔曰邪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西出白虎

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

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

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畧盡馳入宮

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

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諄曰反

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

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

短兵接王邑父子薨暉王巡戰死莽入室下晡時衆

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

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

大行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見吳問綬主

所在曰室中。西北甌間。師古曰：甌，隅也。就識斬莽首，軍人分

裂莽身支節，肌骨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三

鬻，切也。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

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

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

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

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或切

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

仁將其眾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

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

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

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為侯。太師王

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

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為稱說。王莽

篡位，天時所亾，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

武侯劉聖聚眾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為大司

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天

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師古曰：就建至

王莽誅而
漢民猶歲
餘無主死
者數十萬
皆哉

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建令丞相劉賜斬發
以狗史謀王延王林王吳趙閔亦降復見殺初諸假
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
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
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
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
長樂宮府臧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按堵
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
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
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

數十萬長安為虛

師古曰虛

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

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

稷復立天下艾安

師古曰艾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

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

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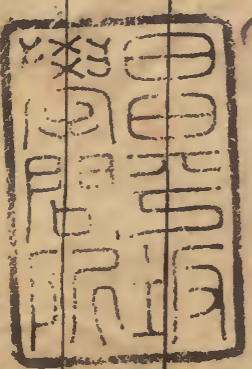
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

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執險

莽之晏然
自以黃虞
復出正欲
藉此以鎮
歷天下心
耳詐而無
才奈之何
哉

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
威詐。師古曰：耻音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
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
生之心。師古曰：囂然衆口愁貌也。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
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丘壠發掘，
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
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
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
俱用滅亾，皆炆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
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紫色繩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間色，繩邪音也。

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
師古曰：繩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繩
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繩聲為繩。聖王之驅除
聲，引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
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前漢書卷之九十九下

王莽傳

文獻堂未

[Faded text on the lef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damage.]

[Faded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damage.]



[Faded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damage.]

